

中国典籍与文化
研究丛书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第三辑

林 嵩 著

通鉴胡注论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规划资助项目

中国典籍与文化
研究丛书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YANJIU CONGSHU

第三辑

通鉴胡 注论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鉴胡注论纲/林嵩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3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208 - 4

I. ①通…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②资治通鉴—注释 IV. ①K20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4446 号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

书 名 通鉴胡注论纲

著 者 林 嵩

责任编辑 颜晨华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印 刷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300

标准字号 ISBN 978 - 7 - 5325 - 6208 - 4/K · 1483

定 价 38.00 元

总 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是一套学术研究专著。它注重对中国的古代文献(包括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以古代文献为基础对中国文化的探求与思考。其中,有从古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典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也有在古代文献、古代典籍研究的基础上,多方位、多视角地审视典籍,审视中国文化,探求典籍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探究它们的结合点。它立足于中国古代的典籍,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力求体现对古文献研究的特色,倡导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学风,并且提倡有新的切入点,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出有质量的,甚至是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是由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策划和组织。作者队伍的主干力量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 25 所大学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教学、科研机构中的学者和若干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的专家。同时,也吸收全国各相关学科的学者的符合于这套丛书宗旨的学术研究专著。

这套丛书的书稿将在编委会、学术委员会和出版社分别审定合格之后分批推出。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齐鲁书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在此谨致真诚的谢意。

《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的回顾	2
(一)《通鉴胡注表微》与“表微学”	2
(二)近七十年来“胡注”研究的简况	18
二、本书的构想	23
第一章 胡三省之生平与注书始末	26
第二章 “胡注”产生之文化背景与学术渊源	38
一、宋代史学与文献学的繁荣	38
二、浙东学术的发展	65
三、“《通鉴》学”的发轫与胡三省以前的《通鉴》注家	92
第三章 “胡注”之内容与价值	120
一、“胡注”的内容	120
(一)史文的疏解	121
(二)史事的考订	127
(三)史义的探求	131
(四)史法的归纳	142
二、“胡注”的价值	166
(一)“胡注”的史料价值	166
(二)“胡注”的学术价值	182
(三)“胡注”的思想价值	238
第四章 “胡注”之缺欠与不足	260
一、明清学者对“胡注”的订补与驳正	261
二、“胡注”讹舛例举	266

(一)句读不当而致误	266
(二)不明典故而致误	269
(三)不明古音而致误	273
(四)随句为说,驳而不精	275
(五)望文生义	280
(六)《通鉴》原文有误而随误	282
(七)误因旧注	284
(八)未考史源而致误	286
(九)引书不当而致误	288
(十)自相矛盾	289
(十一)见解主观	292
(十二)辞费义昧	296
第五章 “胡注”在史籍注释发展史上之地位(代结语)	299
一、“胡注”产生以前的史籍注释	299
二、“胡注”在注释学上的成就与影响	305
(一)创造编年体史注的新义例	306
(二)全方位的博物百科式注解	310
(三)为古籍传注之学开示法门	312
(四)注释中融汇史家之思想情感	321
附录	326
史炤《资治通鉴释文》引刘伯庄《史记音义》辑存	326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引《三刘汉书》辑存	328
参考文献	344
一、古籍	344
二、近代以来论著	350
后记	360

绪 论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所作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久享盛名的古典名著。它以编年体的形式,备载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之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全书凡二百九十四卷,三百万余字,不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看,都是空前的杰作。而它的内容博大、卷帙浩繁,也给后代学者的阅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正如四库馆臣所说:“其书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训诂浩博奥衍,亦非浅学所能通。”^①因此,自《通鉴》问世后,便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它的注释工作;其中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1230~1302)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尤为学者所重,世称“胡注”。胡三省注释《通鉴》,不仅照顾全面,而且精微细致——举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②无不穷波讨源,详加疏解;甚至于姓氏的由来、草木虫鱼的名状这类小问题,只要是见于典籍的,一律原原本本地注释出来;不啻一部简明的博物百科全书。在注书的同时,胡三省又刊正前人《通鉴释文》之舛谬,撰成《通鉴释文辩误》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提要》,页四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册一/页三〇,北京:中华书局,1956。

十二卷。此书不仅是勘误之作,更是胡氏本人注书方法与心得的总结,是研究史籍注释学的重要文献。由于“胡注”的成就卓著,后人称赞它是“《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藪”。^①这绝非溢美之辞。

一、研究的回顾

(一)《通鉴胡注表微》与“表微学”

元代史学家袁桷(1266~1327)在其《祭胡梅涧先生》一文中曾言:

维先生负渊海之学,执事物之枢,用功于青云决科之前。大究若讷,小得若愚。网罗搜抉,极竹素之秘,而其微细委琐,犹不遗于初虞。袭《释例》于杜氏,著履霜坚冰之旨,条分目举。而牛李弃地之争,党子制父之议,前人之有疑者,虽取舍有在,以明迂叟当时之不得已;至于孜孜卫翼,拾遗补误,亦几乎司马氏之忠臣而无负。^②

袁桷是胡三省的忘年之交,是胡氏少有的后代知己。遗憾的是,自袁桷以下直至近代以前,却鲜有学者能够深刻了解胡氏的生平行状与学术成就,致使这样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于六百余年间其名不显。

元明两代的学者,不仅不重视“胡注”,对于胡三省的身世也几乎一无所知。《宋史》、《元史》中皆无胡氏传记;明代人作《宋史新编》与《南宋书》,也不为其补传;而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甚至漏载了胡三省的《通鉴音注》。降及清代,“胡注”虽然更多地进入学者的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通鉴胡氏音注”条,册下/页一一四七,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②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三,册十一/页七三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视野,但是清人对于胡三省的生平,仍旧是语焉不详。清代藏书家陆心源的《宋史翼》,专记《宋史》失载的人物,其中胡三省的传记来源于《台州府志》的志文;^①可惜内容太过简略,全传不过一百余字。清代以来重修的三部纪传体元史(邵远平《元史类编》、曾廉《元书》及柯绍忞《新元史》)中,虽然也都有胡氏的小传,然而所依据的材料也只是地志、文集中的一些零星记载,在胡氏生平的考订方面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就连胡氏的籍贯与卒年等基本问题,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钱大昕在《疑年录》中,将胡氏的卒年定为元至元二十四年——是岁乃《通鉴释文辩误自序》写成之年;钱氏误以为胡三省撰成《通鉴释文辩误》之后即便辞世,犯了一个大错误。^②但钱氏的说法影响却很大,民国年间梁廷灿编写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便依从了钱大昕的说法。^③直到20世纪40年代,经过周祖谟与陈垣的搜求考证,在《光绪宁海县志》中发现了胡三省之子胡幼文为其父撰写的墓碑,总算才使胡氏的生平经历大白于天下。^④

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不仅对胡三省的生平考证有重大的突破,更是《通鉴》与“胡注”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此书是陈垣在抗战期间所著,是迄今为止研究“胡注”的最重要成果。全书约二十万字,总计援用“胡注”精语七百五十余条,引证的书籍,除正史以外,有二百种之多。书中更结合胡三省的生平抱负与治学精神,宣扬民

① 并见《浙江通志》卷一八一“文苑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五二四/页六二~六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

② 钱大昕:《疑年录》,《嘉定钱大昕全集》,肆/页四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参余嘉锡:《疑年录稽疑》,《余嘉锡论学杂著》,册下/页五三四~五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63;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期合刊,1945年12月。

③ 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页九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④ 前引周祖谟:《胡三省生卒行历考》;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初刊于《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期合刊、《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族气节,表达爱国情怀。论者以为:“这部《胡注表微》,是陈先生运用平生擅长的年代学、校勘学、目录学、史源学、考证学、避讳学,及宗教史、元史等优厚的修养而写成的。”^①

古书中以“微”、“表微”、“发微”、“阐微”、“述微”等命名的极多。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左氏微》二篇,颜师古注曰:“微谓释其微指。”^②所谓“表”,颜师古谓:“表,显也。”^③“表微”即谓彰显原典之微言深意。陈垣在1945年1月31日写给其子陈乐素的家书中曾谈到《表微》的用意,以及他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胡注表微》至今始写定《本朝》、《出处》二篇。成书殊不易,材料虽已找出一千一百余条,未必条条皆有按语。如果按语太少,又等于编辑史料而已,不能动众。如果每篇皆有十余廿条按语,则甚不易。说空话无意思,如果找事实,则必须与身之相近时事实,即宋末及元初事实,是为上等;南宋事实次之;北宋事实又次之;非宋时事实,则无意味矣。因“表微”云者,即身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故非熟于宋末元初情形,不能知身之之心事,亦不知身之所指者为何也。^④

从书简可知,《表微》最先写成的是《本朝》与《出处》二篇;而陈垣之所以要撰写此书,也正是因为受到这方面内容的触动。“胡注”中寄寓着深意——用书信中的话说就是:“‘表微’云者,即身

① 柴德赓:《〈通鉴胡注表微〉浅论》,《史学论丛》,页四二三~四二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原载《上海大公报·图书周刊》第15、16期,1947。

②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册四/页一七一三、一七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句注,册四/页一〇七二。

④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页六七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之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这是陈垣的一大发现，也是《表微》的解释前提。在《表微》中，陈垣进一步对这一研究思路做了说明：

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昔孔子居卫，卫君据国拒父，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不问卫事而问夷、齐，贤夷、齐兄弟让国，知其不为卫君父子争国，此史学方法也。^①

感慨者，即评论中之有感慨者也。鉴注序言：“温公之论，有忠愤感慨不能自己于言者。”感慨二字，即取诸此。然温公所值，犹是靖康以前；身之所值，乃在祥兴以后。感慨之论，温公有之，《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故或则同情古人，或则感伤近事，其甚者至于痛哭流涕，如一百四十六卷对于襄阳之陷，二百八十五卷对于开运之亡，是也。兹特辟为一篇，附《评论》后，从来读胡注者尚鲜注意及此也。^②

“陈古证今”（“考古验今”）的提法，在《表微》一书中多次出现。陈垣将这一方法上溯到孔门弟子，这既为《表微》的阐释思路找到了有力的支持，同时也使《表微》与传统的史学方法相接续。陈垣还很明确地指出：“黍离麦秀之情，非温公论中所能有也；必值身之之世，然后能道之。”也就是说，胡三省“陈古证今”所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①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书法篇》（以下简称《表微》），页三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表微·感慨篇》，页一六〇。

也有一些并非是《通鉴》原有的,而是胡三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通鉴》的主观解读。《表微》实际上也是如此,陈垣在还原胡三省的思想与时代的同时,也对“胡注”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解读。

陈垣在家书中特别强调,《表微》的研究重点不是编辑史料,因为单纯的史料编辑,难以打动人心;但又不能说空话,还应该有可靠的事实作为依据。也就是说,既要有实证,又要在实证的基础上进行阐释。从书信中透露的情况看,实证并不是最难的环节,因为作者已经搜罗到了一千多条材料;在《表微》的写作过程中,最困难的环节是为这一千多条材料撰写按语,也就是如何阐释的问题。在“援古证今”的总体思路下,《表微》的阐释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是表“胡注”之隐言,即明言“胡注”之所指,也就是要阐释“胡三省想说什么”的问题。如《通鉴》卷七七,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先是顿丘、冠军、阳夏井中,屡有龙见,群臣以为吉祥。帝曰:“龙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数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潜龙》诗以自讽,司马昭见而恶之。

注曰:帝有诛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于权臣之手乎!

《表微》:身之盖有感于皇子竑被废之事也。宋宁宗无子,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史弥远为丞相,专国政,竑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腹心,走白弥远,弥远大惧,日夕思以处竑,而竑不知也。卒被废立,以至于被缢而死。事详《宋史》宁宗、杨后及竑本传。与高贵乡

公事，如出一辙，可为浮躁浅露者戒。^①

“此盖为……言之”或“此有慨(或有感、有痛、有见)于……”等句式在《表微》中极为常见，此类句式多用于表“胡注”之所指。卫聚贤曾说：“中国旧有的史，可说是一种史料，而不能目之为史。这种史料不用索隐的方法索出，其材料埋在杂乱的故纸中，其现象不能明显。”^②《表微》所做的，首先便是这种“索隐”的工作。其“索隐”的具体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归纳比较；即在同类历史现象中找到相似点，而后排比史料以彰显异同、揭示本质。《表微》中常说的“古今一辙”或“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便是对这一方法的补充说明；^③因为只有历史现象极为相似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把它们联系起来，归纳比较也才有意义。

这里之所以要举这一个例子，是因为著名词学家夏承焘曾经批评这一则按语“殊近附会”。台湾学者张元也有类似的观点。张元把七百多则《表微》分为三类：一类是胡三省自己亲口将“潜台词”说出来的；一类是事例十分相似，较容易由此事联想到彼事；还有一类是事属同类，但不容易发生联想的事。他认为这一则《表微》属于第三类情形，也就是“想当然者”。^④其实，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似点”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是结局相似，或者是性质相似，或者是历史

① 《表微·劝戒篇》，页一八三。

② 卫聚贤：《持志学院中国史学史讲义》，页二四，1933。

③ 《表微·评论篇》、《夷夏篇》，页三二二。

④ 张元《胡三省史学新探：简论〈通鉴胡注〉与〈胡注表微〉》：“陈垣所举之例贴切者固不少，想当然者也不罕见。夏承焘于一九四七年之日记中即有：‘阅读《通鉴胡注表微》，似亦有失文贪多处，如上册一二九页以魏高贵乡公作《潜龙》诗见忌于司马昭，为身之有感于皇子玚被废于史弥远之事，此等殊近附会，可以节省。’（《天风阁诗学日记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页七二五。）”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八辑，页四六一，台北：编译馆，1998。

人物的某些言谈话语相似：这些都可以引起人们的联想。有时表面上看似不太搭界的事件之间，却可能蕴藏着很深刻的相似性——如果能把这些蕴藏着的相似性揭示出来，则必能使人耳目一新。高贵乡公与皇子玠的遭遇，性质很相似，年轻的皇帝（或储君）因不务韬光养晦，而为权臣所害，故可为浮躁浅露者戒。从这点上说，二者确实“如出一辙”。这个看似“想当然”的联想，实际上是很深刻的比较归纳；非熟于宋元历史者，难有这样的发现。

其二是发注家之幽情。这是要阐释“胡三省为什么会这样说”的问题；即把“胡注”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结合胡三省的身世、遭遇以表其隐微之旨。如《通鉴》卷二三三，唐德宗贞元五年，“琼州自乾封中为山贼所陷”。

注曰：琼州在海中大洲上，中有黎母山，黎人居之，不输王赋。所谓山贼，盖黎人也。宋白曰：琼州北十五里，极大海，泛大船使西南风帆，三日三夜到地名崖山门，入江，一日至新会县。

《表微》：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厓山在新会，为宋丞相陆秀夫负少帝殉国处，书以志痛也。厓山海中有奇石，张弘范摩崖大书“张弘范灭宋于此”，以自夸耀。明提学赵瑶诗：“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指此也。成化间御史徐瑁始命工削去。事见《道光新会志》。张弘范刻石，身之未必知，督统苏刘义等挟二王由浙入闽广，终于厓山，《癸辛杂识》续集屡载之。胡、周同时，周既有所闻，胡不容不知也。^①

《通鉴》本文中只提到“琼州”，而“胡注”所引的宋白《续通典》，

^① 《表微·解释篇》，页七四~七五。

不仅提到“琼州”，而且提到了“厓山”。《表微》认为，这是因为厓山是宋代末帝帝昺丧生之处，胡三省在看到琼州时，联想到附近的厓山，所以才特意注出，“书以志痛”。第一句“释琼州何为涉及厓山”是这则按语的切入点。这种自设问答的格式，实际上在《公羊》、《穀梁》等传统注经文献中是非常常见的；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将话题引导到预设的阐释点上来。“胡注”本来只是很平常地引用了一则材料以说明琼州的地理方位；《表微》却提出了为何要引用的问题，这样就把解释的思路引入到探索胡三省内心世界的方向上来。陈垣是新会人，这则按语中援引的《道光新会志》无疑是他熟悉的乡邦文献；但他又特别说明，宋代末帝终于厓山之事在《癸辛杂识》续集中屡见记载，这样的大事胡三省必有耳闻：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阐释的严密性。

其三是抒个人之微意，也就是要阐释“作为研究者怎么说”的问题，这既包括陈垣借“胡注”以明其身居沦陷区的苦闷之心，也包括他在《表微》中对某些观点进行新的阐发，并在学术方法上进行总结。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通鉴》卷二二六，后梁太祖开平二年，晋王命立其子晋州刺史存勖为嗣。《考异》不信《五代史阙文》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之说，曰：按薛史《契丹传》，庄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于契丹。广本：刘守光为守文所攻，晋王遣部兵五千救之。然则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注曰：余按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没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庄宗之告哀于阿保机，与遣兵救刘守光，此兵法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也，其心岂忘父之治命哉！观后来之事可见已。

《表微》：同一事也，身之与温公观察不同。温公以为因有后事乃伪造前事；身之则正因其后事而信其前事。温

公当平世，故主于息事；身之当乱世，故不主忘仇。乾隆中姚范读欧史《伶官传论》，谓：“晁公武论吴缜《五代史纂误》云：‘《通鉴考异》证欧《史》差误，如庄宗还三矢之类甚众。今缜书皆不及，惟证其字之脱错而已。’余检《通鉴考异》无其文，盖《考异》有全书，而今附注于《通鉴》下者芟略之也。”语见《援鹑堂笔记》卅四。庄宗还三矢事，欧《史》采自《五代史阙文》，《通鉴考异》所驳者亦《五代史阙文》，而非欧《史》。晁氏语未考，姚氏语更未考。盖前辈得书难，姚氏既未细检胡注，又未尝见《考异》全书，故有此误，附正于此。^①

这则按语的关注点是“胡注”为什么会与《考异》有不同的结论，并由此探讨其解读思路与时代背景的差异，这在研究的深度上又进了一层。按语的后半段对晁公武、姚范等人因未核查原书而做出的错误结论进行了纠正。这实际上又涉及到学术规范的问题，属于方法上的总结。类似这样的按语既不游离于全书的主题，又起到了拓展解释空间的作用。

经过以上三个层面的阐释，不仅胡三省著书的深意大白于天下，“胡注”的价值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胡注”不再是单纯的注解或史料，其本身也成为一部有独立品格的史学名著。内容丰赡的“胡注”还为《表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阐释平台。陈垣撰写《表微》的目的，并不止于替代胡三省说出想说而未说的话；他在继承、理解、融汇“胡注”的精神与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在进行自我表达。

^① 《表微·考证篇》，页一一六。